



830218

李恕谷先生年譜序

庚寅歲春二月先生西游秦託辰教其子遂命爲之修年譜辰受命按日譜輯錄抵是年五十有二歲成帙凡若干卷先生自秦歸訂之或謂先生年方艾不宜生前修年譜辰思年譜猶日譜耳日譜記功過以策勵習行年譜何獨不然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謂始易而終難也始易終難則愈宜有所策矣先生年始衰而稔少壯時功力置之案頭寓于目側有不戰兢惕厲以振刷末路俾其學如一日者耶况我輩在門下者多畏難苟安不及見先生少年之精進今觀先生年譜有不勃然奮勉求步其後塵者耶

序

且不獨吾黨卽今四海之大久沈溺於宋明之虛浮以致議論多躬行少而純法孔孟踐履篤實者惟見于習齋先生一人恐其信之猶未堅也今再見此模範以爲恕谷學行與習齋若合符節而其修明禮樂謀畫經濟更有以補習齋所未及爲者則豁然悟崛起矣揚子之波設洪船以拯溺高其幟招招其音非長年之好名也其情急也苟有志之士聞風共振則聖道立興雖先聖在天之靈亦必欲我先生之年譜及時流布也修之烏容緩哉是爲序昔康熙歲次壬辰孟夏穀旦樊輿門人馮辰頓首拜序

李恕谷先生年譜卷一

畿輔叢書

清苑馮辰撰

己亥順治十六年閏三月二十四日卯時先生生

先生姓李諱琮字剛主號恕谷始祖諱進忠本小興州人明初遷北直隸保定府蠡縣西曹家最歷六世至高祖諱運雄偉剛直賊劉六劉七作亂肆掠過門見其與弟還制梃轟然也不敢入曾祖諱應試號鵬庵縣學生員多長者行祖諱綵字素先剛直仁厚好施與父諱明性字洞初號晦夫則海內所稱孝愨先生者也嫡母同鄉耆德馬公女生母易州世襲錦衣衛指揮馬公女時

恕谷先生年譜卷一

庚子二歲

辛丑三歲

壬寅康熙元年四歲

孝愨先生抱提口授孝經古詩及內則少儀素先翁變小弓引之學射

癸卯五歲

甲辰六歲

乙巳七歲

丙午八歲

入小學孝愨先生教學幼儀讀經書

丁未九歲

戊申十歲

己酉十一歲

二月素先翁壽八十七歲卒孝愨先生率先生入曹家
叢居一以便省父墓一以父葬後兄節白公迎母居鄉
便侍養也當素先翁彌留時指溺壺使節白公用節白
公躡踏先生旁語曰父去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

恕谷先生年譜卷一

二

同從兄萃生等學見他人作文隱搆一首萃生見之質
於孝愨卽從順自此遂作文

庚戌十二歲

辛亥十三歲

壬子十四歲

新歲祖母吳安人壽八十八歲卒

癸丑十五歲

是年節白公命孝愨先生及三先生餘初公析居歲底
娶王氏遂與其兄法乾交論學甚驩法乾嘗謂顏先生
曰吾近狷兄近狂李妹夫乃近中行也

甲寅十六歲

乙卯十七歲

先生內子王氏卒附葬村東祖兆王孺人有順德後先生爲立傳曰亡妻王氏名至順同邑生員王翁蘊奇女翁寬仁夙德其長子養粹閑家人以禮故亡妻家教最嫻女經略上口十六歲歸子長子一歲儀容端好善事嫡母委折能得母心事子敬而順三年無一忤言婉嫻若不勝食者食常減每夫婦歡對輒泣曰佳夫婦恐不能偕老也惡其語呵之比歡如故已而果得勞疾謂其母曰吾家貧萬語舅姑薄葬我遂卒於康熙十四年十

恕谷先生年譜卷一

三

二月二十八日爲十八歲贊曰妻卒後知妻之賢良有以也世有以新昏而忘故者然乎哉然乎哉子學道者也豈以苟奉倩自處而順德不可忘矣今亡已十三年矣夫剛主氏爲之傳孺人未于歸時有糧數石王翁遣車送至孝愨先生曰令女在未聞有此也則君家物耳請載歸翁曰亡女爲李氏之鬼其遺物豈王氏之物哉必不可歸孝愨受之

丙辰十八歲

孝愨先生以弟餘初翁及其子圻相繼逝率先生入城居經理其孤寡自此費出不給產日落先生時病癯然未

嘗廢讀先生嘗言吾少年讀書強記四五過始成誦比時同學者多如此而予迺後閱書幾萬卷者好故也故學祇在好不在質高又曰人知學之美而不知問之益海內賢喆窮年所學者吾一問而得之其益豈不大哉生平處事必再四問辨然後行

丁巳十九歲

娶馬氏孝愨先生謂王翁蘊奇曰壻則猶是也而君女亡矣俗以壻繼娶爲續女歸甯瀆男女之別非禮也壻宜往來壻繼娶不可往來王翁然之 學院吳公國對歲考進縣學生員第一名吳公深喜先生文開雕行世

恕谷先生年譜卷一

四

先生前爲縣令畢公所識拔及入庠畢公知其貧將以事週之令一訟者來求關說孝愨迎謂曰汝誤來矣吾家從無關說射利者出之

戊午二十歲

科考一等當補廩謀之習齋先生先生曰補廩有與書辦陋規是以賄進也不可乃辭不補

己未二十一歲

孝愨先生命先生經理孤從姪振銳家務偕先生嫡母及二弟壘返鄉留先生生母在城撫三弟培四弟竣從先生學五弟熾方二歲在母懷 邢臺李毅武來訂交

時聞顏習齋先生爲聖人之學因同訪於賈子一塾習齋謂先生曰尊君老成簡默僕學之而未能內方外和僕學之而未能夫學問富於胸中而視之若一愚人豈人所可及耶足下歸求庭訓可也先生自此深以習齋學習六藝爲是遂卻八比專正學 交劉見田學數纂求孝集輯經書言孝之禮及昔賢與孝愨行孝之事以自勉也 某友以先生貧代先生向捕廳言一事得數金與先生先生不受

庚申二十二歲

先生以力田不足養親兼習醫賣藥每朔望前一日薄

恕谷先生年譜卷一

五

暮步二十五里至鄉省父母安味爽起四拜卽返城拜生母 五月往謁習齋先生教以學曲禮 七月聞習齋賣側事往諫曰先生正名買側爲媒所欺可出不可賣今使媒轉賣是我又使之欺人也習齋以年將老立嗣事迫媒還原銀以圖再買意難之先生曰改過不畏難也畏難則過不改矣先生爲千百世之人而畏難乎習齋汗流被面曰近累日瘡昏則惰惰愈昏承教敢不改因下拜先生亦拜曰成湯改過不吝漢高從諫如轉環先生旣是鄙言願朝聞夕行習齋曰何待夕飯畢卽同如蠡結此事耳先生服習齋改過之勇躍然志氣若

增益效習齋立日記自考自此日始習齋至蠡出原銀
十九兩與媒贖石氏女出之其父 先生謂習齋曰所
行幾微不能告人卽不願言言有纖悉迴護卽不願行
不能告人卽爲苟且迴護卽爲文過苟且則近利文過
則作僞乃高談聖賢則鶩名義利誠僞名實君子小人
之分途也習齋曰然先生又曰朋友責善規過當嚴然
對人亦當爲賢者稍隱恐人曰夫夫學道者也尙爾我
何責焉是沮之也習齋曰否是結一鄉原黨也是自是
非自非改過自改過何不可青天白日者况後學有志
耶聞人得失自可法戒無志耶曰陳堯舜於前無所用

恕谷先生年譜卷一

六

之 作日譜凡例一以習六藝爲學日有常工不備書
一身之過惡直書一孝之難也日訂求孝往往悖越得
罪必書一記不書人過若他人言行有可法則書之一
言行纖悉不書有關身得失者必書孝愨書日譜額曰
須莊敬不息表裏如一 赴人席有酒肉惻然不忍食
以歲凶養親不能常備也 大風重陰侍孝愨飲酒歡
歌 習算法有所得則質於見田 張自天遭繼母變
先生謂之曰父母有一分不慈卽子有一分不孝自天
曰辱詈願直受之曰未也古云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
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可憐上也不作意見色次也

曰次則非至善矣吾行合道而不得於親卽爲非道自怨自艾如無所歸故曰深受其狀可掬也若但如不見不聞孟子所謂恕矣疏矣非孝也又曰愛令母所生之弟是轉移一樞機也今人兄弟不和一曰責望人責友寬而兄弟刻以其親也不知親則愈不可刻矣一曰較利曰均子也何偏受其豐不知天下之偏豐者多矣能盡與之較乎而乃忌嫉同氣也同氣有豐者不更可喜乎知此則知去此則仁 聞賣桃動嗜心旣而曰一桃之微可以喪身止之 謂賈子一曰人勿與尊長辯理分卽理也無分則無理 八月劉煥章札規先生慮以

恕谷先生年譜卷一

七

下人養氣養量 一日困臥旋悔曰安肆日偷遂起

限味爽卽起更定乃寢日二餐 侍孝慤酒食孝慤曰

我食未嘗過飽酒不過三杯讌客則無算 思于中丞

參汙吏拏衙蠹禁雜派端佐貳可謂錚錚然養如頌農

政旌力田禁遊惰置義倉練鄉兵汰冗役清醮弊教如

舉逸賢旌孝弟選教官隆鄉約遏異端皆可行者而先

生守節不欲自往建白也時中丞檄諸生課文先生辭

不往中丞名成龍山西人後謚清端 務農行醫教弟

慤慤日不暇給或遇疾則靜坐 閏八月二十二日孝

慤初度也稱觴上壽讌客 九月抱病往北泗會習齋

習齋言先生病在不節飲食又好記覽多記損心又曰嗜欲之害人不一飲食之欲爲最下先生悚然刻心夜臥思天地間無處無鬼神人無處可離敬如此臥也焉知無神視無鬼凭敬耶神欽鬼斂肆也神慢鬼凌敬肆禍福之機也奈之何不懍思害政莫甚於繁文每日辰謁母及祖先影堂先聖各一揖一日以事迫忘之自異曰是心粗非事迫也習齋曰學者勿以轉移之權委之氣數一人行之爲學術眾人從之爲風俗民之瘼矣尙忍膜外先生泣下謂習齋曰謂氣質有惡而變化之不可謂氣質有偏而變化之無不可存性編

恕谷先生年譜卷一

八

所駁宜酌也一日納新履小行遂不莊嘆曰此不利用也而卽不能正德乃知三事缺一並失其一擬日譜每時下一圈多言則又圈上○過忿則又圈下○又○有貪利心則又圈右○有求名心則又圈左○有怠心則又圈中○有作僞心則圈上下左右皆又○閱儀禮自勘色温如心藹如思高隱傳名於千古易行義建功於一時難習齋評先生日譜教以記事減冗繁而錄大綱家務減瑣小而惜精力看書減而讀所現學習學減而勿貪多十月立常儀功習禮習數觀周禮儀禮禮記及家禮銓補讀周易剡藥教培堦以學朔望

前一日往鄉省父母安夙興率弟壻拜父母各四使弟
培竣亦在城拜生母拜影堂拜先聖回城拜生母四拜
影堂每位各四拜先聖四配各四受培竣拜各四答揖
每日盥洗率培竣問生母安一揖東望再揖影堂先聖
每位各一揖拱受培竣揖凡出告反面揖踰半月見父
母則拜見尊長拱而趨見同等謙拱見下人不凌賓客
迎於門外拱讓升從之入齋左上一揖禮見則拜敬者
先往鄉里門卽下出乃乘必見伯與二叔見族尊長揖
等夷或揖或拱異姓或揖或拱凡過祠則拱淫祠否先
賢先達墓拱友人父墓亦拱見可惻可敬拱騎則偃僕

恕谷先生年譜卷一

九

而過過先人墓則下而趨凡與人書書拜者卽時下拜

先生外舅馬翁言孝愨先生於兄讓多分少故致飢

寒先生曰家君以爲飢寒輕兄弟重耳 之北街寒甚

袖手偏悔曰此非所以自強於手容也乃端拱 告家

祠止每日晨謁以禮無事不闢廟門也 閱家語至曾

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君子狎足以相歡莊足

以成禮孔子以爲知禮乃知莊而過嚴則人不親亦非

禮也以人言則尊師莊而同等狎以地言則大庭莊而

爾室狎以時言則初見莊而久見狎當隨節酌宜論語

雖狎必變是孔子亦有狎時也至子曰主人不以禮客

不敢盡禮主人以禮客不敢不盡禮此今日行禮之準也。考冠昏喪祭朝聘諸儀常思甯靜及百折不迴。夜大風起衣冠坐。劉煥章爲先生言治家不宜瑣碎。先生曰此相因之弊。勤儉則多操切。操切則多瑣碎。敢不敬服。王法乾謂先生曰尊君常教我陰行善我不能。故天昭其罰。所謂小人儒也。尊君德行後嗣必昌以誠卜也。從張函白學琴。思春秋之時義在爲東周孔子志之而列國不能用乃以此義寄於春秋。至戰國則尊周無所用矣。保民而王乃大策也。孔孟易地則皆然。語李毅武曰讀盡論語非讀也。但實行學而時習之一言卽爲讀論語。讀盡禮記非讀禮也。但實行毋不敬一言卽爲讀禮記。故學不在誦讀。毅武曰君學已富。故當約禮。愚學無多。尙當博文。曰君誤視學文矣。文詩書六藝也。誦詩作樂能言考書知政。練事習禮樂射。御書數以致用。非佔畢也。力戒多言。一日黎明視。橈柳右長起視。則否。嘆曰目見尙有不可信者。然則已見可執也哉。將詣習齋。忽大風家人阻之曰豈求教而憚風乎。行。孝愨爲先生極言見小欲速之不可爲政。人勸飲加一筯。旋悔曰負顏先生教矣。纂治平事。孝愨謂先生曰吾平生過故人墓必起敬見婦女。

必避曾中無妄念惟近遭倫常逆境不勉介介然亦旋解也 爲毅武言讀書不解不如返而力行一言解一言 遍除齋戒安五祀神位懸曾祖考妣像

辛酉二十三歲

立一歲常儀功

逐年更定

祭先從伯父行時王制如儀祭五

祀從父分春夏秋冬味旦前致祭如儀學六藝分日課

功一日習禮三日習樂五日習律

明太祖易御以律

七日習數

射缺弓矢書習無時每散學歌詩凡祭必齋大祭七日

中祭三日小祭一日沐浴更衣不茹葷每朔望前一日

齋餘儀功見前益夫婦行禮夫南面婦北面婦四夫再

恕谷先生年譜卷一

七

日譜每時下一圈心慊則圈白放逸則黑黑白多少定

欺慊分數私欲不生七情中節處事待人無不妥當乃

可自慊而白以考究致用之學爲業以多閱書作詩文

損精神爲戒 元旦在城祀五祀影堂稱父命訖卽如

鄉拜侍 讀步天歌 從顏習齋入獻縣拜王五公先

生問邊外守邊河外守河江外守江之法侍坐潛手搔

癢習齋責曰侍尊長而覺癢心卽不敬矣不待搔癢乃

爲不敬也 評習齋日記至憂剛主有其才而無其學

悚然曰咫尺習齋天成我也不傳其學是自棄棄天矣

過毅武齋毅武言某驕先生曰不力行故也讀書之

人虛見憶想自謂高人故易驕若力行則此日此身千瘡百孔欲驕得乎又言省察力行如循環省察精則力行勤力行勤則省察益精辭行毅武留談曰吾輩刻刻有要功而閒談乎 二月劉見田子壯吉張漢張對王自新從學 學功增九日習射 修學規示從遊一孝父母須和敬並盡勿狎勿怠昏定晨省出告反面一揖朔望命節四拜一內外尊長俱宜小心侍從坐必隅行必隨居必起乘必下呼必唯過必趨言必順教必從一身者父母之遺體也古人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況可餐飲食縱淫慾蹈危險自貽災戚一修威儀足容重手容

恕谷先生年譜卷一

三

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一肅衣冠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孔子譏之卽私居不可袒裼裸裎一習幼儀凡灑掃應對進退惟謹客至俱起子命揖者揖拜者拜或子出學長陪侍餘不許亂動至於出入齊班魚貫論前後行輩相遇相別俱一躬數日不見見則揖問納福一遠異端佛仙出家滅倫無父無君之教也其徒可化者化之不可者遠之一重詩書凡讀書必潔案端坐莊誦如對聖賢每晨入學必拂塵整卷出則闔書各歸行列不許狼籍一習六藝今以八比應試諸生固有專學但禮樂射御書數聖學之正

務也有願學者隨其材而教之一通經史經者修己治人之類譜史者修己治人之榜樣也除雜書及非道之書不許泛濫十三經廿一史須一漸考之一敬字紙學堂街巷見必拾納紙池中積多焚之如出遠見之則隨便填藏一清晨飯後必早到一次太遲及三次遲者責一誦書必音清字字真朗背讀失忘者責一講書須潛心玩味不解不妨反覆問難同講不通者責一習書正坐以筆對心指實掌虛腕中用力細研形體結構然後成字潦草者責一灑掃學堂輪班違者責一每日清晨向上揖先聖揖師遇朔望節令隨師拜先聖訖拜師同

恕谷先生年譜卷一

三

學讓學長轉左以次而右爲禮違者責一曠學者責有事不告假同一藏修游息各於其處交頭接耳相戲嘲者責一窗友宜和睦反面者責一子出外學規俱在宜各遵行怠戲不盡日功者重責 謀一事有喜意旋悔曰此驕也驕則敗顏子不伐不施可法也 劉見田言某願借乘曰埽平日有三不輕一不輕與富交一不輕與貴交一不輕乞假皆恐彼驕而我畏也固辭之 讀孟子至其間必有名世者思孟子以戰國元勳自任而後儒乃祇袖手旁觀卽有與人創守事者上之不過經筵講書下之不過書詔檄獻詩頌而已乃以爲學孔孟

不亦左乎 以從孝愨祭戶神散齋思祭義云散以定
之致以齊之則勞心之事散齋不可爲矣時正習開方
法及闕此書乃俱止 問射法於趙錫之汪若紀 夜
寐學射撒放法常以肘擊牆而寤 時與張文升共習
韜鈴顏先生至蠡城則商酌徹晝夜 孝愨教先生以
無愧於心無愧於身無愧於人之道 會習齋質日記
習齋見先生記中白圈多曰此非嫌也怠也怠則不自
見其過不怠則過多矣僕記中純白圈終歲祇數箇嘗
言聖門三月不違仁固難卽月至日至亦何容易 馬
賞伯以親疾割股療之先生糾人公舉有非者先生曰

恕谷先生年譜卷一

十四

非取其孝得中道也取其真迫可以厲世耳 趙錫之
知先生奉親甘旨苦不給自四月每朔望前一日潛使
人送麥一斗肉一觔於鄉云先生所進也抵次年端月
錫之外出乃止 深州國公玉來拜抄先生日譜常儀
功及祭五祀儀去 入鄉囑二弟堦曰供物者吾之責
至於侍養無方汝之力也勉之遂泣下 思以講性天
爲學與好隱逸耽清虛者雖日闕佛老而易惑也以去
之不遠也 闕朱晦庵解通書剛柔善惡中曰兩儀生
四象而二善二惡出大抃之曰四象生八卦是四善四
惡乎又言剛善柔善剛惡柔惡添一中卽是五行真亂

道也 習齋評先生日譜曰學習多於讀作快甚 一
日絕午炊而與友人商學古入官之事不知飢也 張
爾白贈琴曰石澗泉 思廉訥不及李毅武寬大不及
張函翁春風滿座經濟卷懷不及王五公雄心浩氣百
折不回莊敬端肅老而愈勵不及顏先生愧哉 習齋
教先生加功九容因約會學以月之三五日 修書與
喬百一論學百一臨城人明末給事中范士髦薦於朝
已而國變遂高隱其答書有云孔子教人不過忠恕忠
信等語不止罕言命亦罕言性蓋性命之說渺茫不如
實行之有確據也實行敦而性命自在其中矣此孔子

恕谷先生年譜卷一

五

維世立教之深意也可爲各言 十月齋戒往楊村會

學質日記考經濟演禮習琴習射 趙錫之問平海寇

鄭國信之策先生爲策略曰以中國攻海寇則難以海

寇攻海寇則易蜈蚣海鷗能狎風濤望西洋窺管僅如

豆大而敵舟已倏忽四至中國之器弗與也以舟楫爲

輿馬以波濤爲海衢中國之人弗與也以數十夫守鹿

耳門山蹊陡峙四圍汪洋雖有百萬之師無如之何其

地利又甚足恃也議撫則笑而不應議勦則無路能達

議遷沿海居民於內立木柵以防之而彼且裹糧拔柵

以與我難故曰難也然而無難也鄭寇雖蟠據有年能

保其眾皆一心乎海上雖不乏食然聞中國之禮樂衣冠乘堅策肥能無內顧而生羨乎況海爲中國逋逃藪彼能無室家墳墓之思乎但阻於海外無可如何耳誠重購航海商賈使之出入海寇間以攜其首目而煽其黨與必有爲我所動陰爲內助或率眾而來者卽不次官之麗宮室美妻妾厚賚與使黨自誘其黨眾自惑其眾腹心內潰然後以大兵加之勢如拉朽耳此以海寇攻海寇之道也後姚企聖平海上卒如所策

壬戌二十四歲

正月八日先生欲廣會友人以娛親乃稟孝愨請入城

恕谷先生年譜卷一

七

設筵招劉煥章諸友行禮鼓樂較射演技擊歌飲至五鼓訖習齋作穀日燕記曰壬戌歲正月四日吾友剛主李子辱顧出其父晦夫先生尺書曰家大人將以穀日煮瓠燕醴屈近賢豪演藝談心以其永春日預擬所嫻而各煩之事吾子典禮周旋獻酬惟謹吾子攝之恭幸奉老親之歡心以洽諸友亦合諸友之歡心以娛老親除五公山人寓獻陵法乾王子館常山遠乏价致已人投之啟矣帝臣魏翁中博子諒交尙淺願吾子重致之也予如教先一日寄魏翁書約同赴至日策蹇過其里則守道价守令力迫如上谷矣予愾然獨之蠶至賓

主笑迎曰典禮先生未臨先至者猶未敢率爲禮也予拜手曰卑猥曾未得充公西子僕御敢辱斯任賓主申命予拜手曰請勉從事今日序行惟齒先賓主賀歲禮次主賓獻酬禮次卽坐禮劉公肇南齒德出通筵爲尊賓張翁函白副之先爲禮眾賓拜二翁及相爲禮皆再拜主人與賓拜准是主獻肇南公酬眾賓剛主代獻老者不以筋力爲禮亦禮也適法乾同其從兄效乾父子不期至法乾擇不宜齒序者相子不逮主人抖健不自老各手獻子佐肇南以酬簡饌強半拳師冉懷璞入皆出揖坐之對尊賓三飯畢旅酬舉子起拜手揚言曰今

恕谷先生年譜卷一

七

日缺司樂請以禮職僭攝可乎眾許諾予曰請先風雅頌樂府古詩次今樂眾亦諾予因率先歌淇澳首章取相勉於學修且以瑟僊赫喧糾筵儀也剛主歌伐木取聲應氣求以和平感神也眾歌勺取際純熙樂耆定也三終乃藏鉤約負者歌飲主人肅容笑色稱觥起曰拙老不能歌請每賓陪飲三白子適勝陪觥未及得封祛遊目中座之髯鬢皤皤長眉隆準翼肱尸坐而退然以謙听然以和者肇南也温温如玉無厲色疾聲冠剪絨披鶴氅者函白也赭面黃髭昂昂英武而顧瞻惟謹者彭子諒也慷慨不平高歌壯氣銀色金鬚者張文升也

嶽嶽不阿辭驚滿座柱其首肅其睚者法乾也顏煦煦
語娓娓側面輕謳者趙錫之也貌質軀健據坐上處力
擬虎拳擬石者魏秀升也恂恂樸樸不笑不笑外若無
辨中實井井者賈子一也繡口簧音委曲盡致而倩盼
天天者劉啟三也絨巾布服老成頽如者主人之堦效
乾也前席恭謹垂闕指甲時一低語者效乾二子及劉
見田之子壯吉也朗目蒼髯峩冠古服莊莊其容雖雖
其氣而目羅一座者主人晦夫也肩竦手前和歌接語
左盤盞右壺盞睨承父指環慰賓情者剛主也匆匆去
來或攜樽或奉杵或倚扉而笑爲成童爲齒爲尺餘孩

恕谷先生年譜卷一

丈

者主人之三郎培四郎竣五郎壘也貫入分往執壚司
酌應呼供事者賓從主僕不之辨也楸素其中綵繡其
緣煥然龍蛇踞岩蔽松鶴舞鹿鬪者座壁所懸主人先
子祝壽之錦帳及南極老人圖也子方顧樂眾賓忽起
求問魚魚雅雅散釋庭前公請於三壯士曰勝友如雲
禮文秩秩願諸傑耀武以吐豪氣於是子諒懷璞舞雙
刀飛蛟繞蜺子諒又獨舞單刀張目如炬秀升捐衣而
前與二子技擊不覺日之夕矣肇南以老辭行效乾父
子與冉亦去剛主舉弧矢呼曰今日本期宴後弦歌歌
後技擊復步騎射日不退舍或不騎耳步射可缺諸眾

遂鞞腰挾弧培童攜榼竣童執爵子一提珠算繞巷北
三義街三揖讓升話心亭推法乾爲射司馬與主人立
監兩塔二人爲偶以射矢揚塵侯響司計者將登馬司
馬厲聲曰錄小中善射者之恥也不許三周主人拈鬚
振臂曰身雖老心猶躍躍逐弦聲動也時已見星卒射
子一呈馬曰某中幾某中幾某某闕錄培竣注爵侯勝
者惶報曰不足言勝將往取爵司馬曰負者飲禮也勝
者無得鳴謙仍三揖讓升負者弛弓脫決立飲詩云舍
矢旣均序賓以賢又云四侯如樹序賓以不侮今日兼
之矣返然對燭促兩席歌籌復舉三巡後函翁囊橫

恕谷先生年譜卷一

九

琴鼓之一座寂然傾聽悠悠颯颯如倉庚鳴楊柳如幽
人語谷溪翁手揮上下容目愉愉如霽月光風不覺其
移人也剛主繼作調幾雙絕酒籌乃復舉秀升錫之弦
發倚歌已而眾賓出子與一二老在座忽喝嘩如雷問
之則秀升月下戲舞平地一躍遂登東室榮巔眾賓喧
也奇哉世傳常忠武飛上采石信不誤矣函翁嘖然呼
曰盍聯句卽唱起句二文升諸友及子成之剛主又擬
樂府曰將進酒各就一章主人神情倍王賓亦樂甚大
飲益清醒遙聽漏鼓重四矣諸賓告退主人歸內子亦
就榻法乾子諒與剛主更呼飲達旦環坐榻畔與子勸

善規愆儀色始終如常云 從習齋如獻縣拜王五公
先生問學其包羅同人之氣度可法也 嫡母病禱家
祀五祀請醫跪勸服藥旋愈 自勘家人多病皆由己
懈惰天降之災立課卽甚匆兀勿缺常儀功有缺卽書
之致力和敬 閱紀效新書 五月病瘟劇孝愨守視
習齋醫診左右理事者皆文升輩共學友也七月乃愈
復學習功 習齋言有一分名卽一分禍又規先生繫
心詩文之失及多笑失儀 甲與人爭先生解之引至
閒處諍其失已語同爲解者曰甲已心折於吾言矣君
翌日平之但爲皮膚語卽息無爲深言語云知淵中之

恕谷先生年譜卷一

三

魚者不祥是也 省過因思有功而喜不如無功有德
而矜終於無德 思天下皆壯人也自有理學書生二
派而皆成儒人 五公先生至論經濟 人有譽先生
大可用者先生曰他日則不可知若今則自返遇大事
動心急事動心得意失意事動心未可言擔荷也 同
趙錫之入保定府錫之規曰凡莊與和非特自莊亦以
莊人非特自和亦以和人君之莊和任己而不顧人何
以包羅人物乎先生謝言一夜靡甯 晤王契九張貞
子 或問天有上帝乎曰有門有神山有神豈天而無
主宰之神乎詩曰在帝左右書曰予畏上帝非有而何

書壁曰易犯惟驕氣難純是動心 思劉煥翁待人愷惻詳至可法也 或告以毀曰是吾之嚴師諍友也

曰君子接人雖正衣冠尊瞻視而甚逸率性故也小人接人雖脫帽露頂戲侮放誕而甚勞機械故也 覽

王陽明兵機 習齋言先生家貧親老宜作時文以便

硯食 書曰課於壁曰一山立一莊坐一慎笑一朗言

一勿作輕佻語姍人一言事勿急躁一勿閒言廢時一與人言須待人語訖一論古人以和平一戒深言一戒

輕作勉人語一戒浮態一勿以盛氣加人 覽陸宣公

租稅之議因歎明季之無蓄積民之貧苦富豪坐而收

恕谷先生年譜卷一

三

利以操貧民緩急皆徵折色而不本色之弊也 閱廿

一史錄經濟可行者於冊 與習齋言交友須令可親

乃能收羅人才廣濟天下論取與習齋主非力不食先

生主通功易事 孝愨教以宏毅 思史記言孔子溫

溫無所試甚佳若窮居而慷慨悲歌上者爲屈賈足以

自戕下者悲歌久則變節矣 王五公贈先生孫文正

公諸書 閱武備志至荀彧言曹袁勝敗曰紹繁禮多

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孔子不取後進文勝況去三

代已遠人樂簡易繁禮多儀雄傑卻步不可不知也

蠡徐節婦王氏殉夫糾眾共旌表之 孝愨入城見城

中所食糠粃大異於鄉所食者爲之歎息

癸亥二十五歲

新正培言無紙炮驅崇先生曰以修德驅崇不更大乎

閱律呂精義 與習齋言我輩訟過生過不可不知

如口訟浮躁以自悔也亦有時口訟浮躁正屬浮躁口

訟多言以自艾也亦有時口訟多言卽是多言口訟驕

狂以自下也亦有時口訟驕狂實爲驕狂習齋曰我之

謂矣 五公謂曰兵器須操事須練 恥向者改過不

力大書壁曰嫫汝改過不力者天其刑汝 如易州考

會田治埏安州馮繪生新安管公式皆五公之良友也

恕谷先生年譜卷一

三

同習齋文升及五公子曙光望荆軻山過源泉河登太

和峰高歌暢飲而歸 二月命三弟培送米麵於鄉忽

風大起中心如擣盪日雇工如鄉視之無恙心乃降

侍孝懋寢問古今學術孝懋曰程朱原屬一家學問但

辯之勿持論過當耳 與習齋口人有囊無一文而不

害其爲大有沾沾小惠及人而不免於小者惟先生省

之習齋曰足下家貧累眾不謹將致變操宜小之愚勉

大之 或問齋戒曰戒者戒茹葷諸事也猶易齊則湛

然齊一精意思神非素有存養者不能至其極也詩曰

齊聖中庸曰齊明是也常人之心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雖使思神亦難強攝學者不可不勉如祭義思所嗜思
所好諸禮勉勉行之以待學力益純益精可也 使培
往鄉送糴米錢造酒爲養 國公玉至曰後進多向吾
道但畏不敢近耳曰此我輩之過也凡初來者不可強
以難不必摘其過則人樂近 同國公玉習禮 習齋
評先生日譜曰氣象多得之五公亦善取於人矣 齊
林玉來拜 閱經世實用編 聽習齋言虞學火學
有所得經濟書於與斯集 共文升考九邊圖 爲孝
愨進養脾藥物 張新六茹素伎佛規之遂歸正設筵
獎之 聽張函白講農政習齋講區田法 聞五公在

恕谷先生年譜卷一

三

新興閻公度齋遣車迎至傳槍法刀法言一室者天下
階梯一室不安置有法況天下乎爲先生移置齋中位
次又言作事須咄嗟立辦又教以容物去繁儀自鄉請
孝愨至與五公晤語 或問待某似過曰包舉萬物跌
趨躍治何所不容丙吉之待醉吏陳實之待偷兒不可
法乎 閱春秋繁露書後云漢之儒者宋人獨推董子
今觀其遺書乃知爲臭味也陰陽五行十餘篇則太極
圖說西銘之濫觴言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爲美善出
性中而性未可全爲善則性有惡圖之乘韋與孔孟罕
言性天及言性善者大異也獨是明道而不計功二語

宋儒以爲學宗則班史誤易其字而非廣川本意也對
膠西曰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與孔子先
事後得放利多怨等語本無齟齬班固誤爲不計其功
則禹治水而不思安瀾周公制禮樂而不期太平也子
爲父嘗藥而不思其起臣爲君敵愾而不計其勝也學
者奉斯言爲旨則學無事功舉世陸沈此言之禍可勝
道哉 之楊村習齋外出因思五公至陳國鎮齋爲之
位置國鎮笑曰萬物各得其所矣乃整列習齋諸物歆
者正之亂者治之非其所者更之缺者補之無用者焚
之習齋返而佳之 六月下旬間孝愨先生疾大驚急

恕谷先生年譜卷一

五

如鄉視延醫調之歡笑談學解之閏六月上旬疾瘳回
城中旬聞孝愨又病急如鄉侍湯餌思大人之事先祖
視無形聽無聲今力致之殊無萬一誠罪人也數日漸
瘳 習齋規先生策多救時宜進隆古先生規習齋盡
執古法宜酌時宜 絕糧作嗟哉行有句云男兒號貧
本非人但視高堂淚如珠然外爲足食狀不令孝愨知
也 考江防海防及備外國形 馬賞伯爲劉村趙太
若聘設帳以近鄉定省便稟於孝愨許之教曰到館凡
事大方無爲瑣屑 置一冊曰瘳忘編序曰宋明學者
如華子病忘伏首誦讀而忘民物一旦大難當前半策

無施惟拚一死并忘其身嗜甚矣子行年二十餘頗踴厲欲有爲而精神短淺忽病忘每恐其淪胥以溺也乃攜摠經世大略書之赫蹏以瘞之 獻影堂祝以將往劉村請神棲於鄉依神主乃請曾祖像祖像攜妻王氏主安於鄉 八月送生母還鄉事父攜內子及三弟四弟五弟入劉村趙暉趙昕趙隣趙士秀郭藩從學請嫡母居館 館東請先生內子辭以家法婦女不出外赴席乃來送席 祭門神孝愨疾後不能行禮命先生代惟飲福受胙送孝愨受之 王佳璠問友曰友在不問弟之恭而已弟婦有過如何曰教已妻以倡率之

恕谷先生年譜卷一

五

九月三日聞孝愨病吐急入鄉請習齋醫不耐食禱家祠五祀求以身代十七日大漸囑先生謹慎語節白公拜別十八日囑家貧宜終劉村館以養兩母四弟居喪不言不事之禮不可執也十九日顏習齋來候求救孝愨曰有始有終足矣回顧先生囑以從習齋教戌時卒先生擗踊痛絕強起理喪事後柘城竇翰林克勤爲孝愨作傳曰蠡縣李孝愨先生隱君子也明季諸生年甫壯絕意仕進不復攻舉子業有強之者與飲酒長歌以謝 詔下郡縣舉學行兼優一人人以先生當之辭不赴奉太翁素先公雞鳴而起拜堂下然後升堂問安

飲食嗜好何所向而適之侍疾衣不褻帶三閱月聞呻吟聲卽先意詢所欲日五六食必躬進厠踰溺矢必親滌久而親安之頃刻不能離諸子姪請易不願也素先公旣歿哀毀骨立菜果醯醬數月不入口三年不飲酒食肉喪事一遵古禮遭母夫人喪亦如之事兄瞿瞿然讓公田與之人高其義先是世亂素先公出家貲助里中貧乏勸勿爲盜人德而從之他寇至輒抽矢標其閭曰李公長者無犯時所在盜蜂起先生負勇略悲世難與鄉眾均守望儲糧械時時命中村外鳴鏑如飢鳴甲申後謝世事不復問念聖學以敬爲樞顏其齋曰主一

恕谷先生年譜卷一

三

每晨興讀孝經大學中庸各遍然後旁及他書所讀務身行之博野顏習齋來訪見日記及所輯性理通鑑諸書大歎服歸而揭姓字於座上出入必拱揖邑王養粹者有英氣先生勉以學卒成立遇邪慝辭色不少假終身未嘗履焚寺晚年謹獨修身之功益密而不爲世之表暴於外者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家素饒經滄桑變田被圈又兄弟多故絀於用至難堪乃與人言絕口不道貧視不義之富貴若將挽焉康熙二十二年疾革曰吾心湛然一無動也顧子搆行屬纊禮其任仁終身者與先生諱明性字洞初號晦夫年六十有九學者私謚爲

孝愨先生其配馬孺人副亦馬姓俱以順孝佐夫子成德子琳庚午科舉人勵志爲聖賢學次壘培竣礫俱業儒太史公曰上谷多隱君子孫徵君張石卿刁文孝皆儒行冠一時先生以孝友節義方之殆無異挹其家風醇然有道者嗣君剛主勵志躬行主敬循禮守爲學要汲汲然取人善溯厥淵源安能沒所自哉李氏之子必有遞興者矣 張文升劉穎生俱出傳單表孝愨隱德邀紳士公奠賻習齋注簿葬辭奠賻不然自此交濫事繁矣先生哭曰吾此時薄吾親何時厚吾親況不能厚也遑恤其他十月葬孝愨於祖兆五公乃與顏習齋共

恕谷先生年譜卷一

七

議謚法曰慈惠愛親曰孝秉德不同曰孝大慮行節曰孝先生兼之行見中外曰愨先生有焉乃共私謚曰孝愨先生始卒三日不食寢苦枕塊殮後食粥哭無時朝夕奠食時上食將葬相穴棺槨安厝反主三虞以未至三月卒哭遇剛日則祭皆如禮 十一月習齋爲趙太若請返館先生辭習齋曰子貧居喪於家則生養沒祭俱匱當奉主人劉村廬於學先生以所教合於遺囑從之告主請往劉村復祭安之奉嫡母至館養之 先生慟瘁成瘵畏寒洩瀉頭暈腹痛以手摩鬚隨指墮落白粥不能咽乃食菜不食果 哭憂外惟理學政不問外

事 以周卒哭而耐殷練而耐孔子善殷乃遵之卒哭
不耐朝夕哭 還孝愨所囑遺債 王五公來弔大慟
曰忠孝遺老盡矣

甲子二十六歲

居喪禮如前 二月王五公先生卒寄其絕命詩至曰
一天雷電收風雨欲使乾坤暗裏行尙有高靈護殘喘
爭留面目見諸生先生哭之慟以居憂不能往弔送葬
益慟後爲傳略曰五公山人王姓諱餘佑字介祺保定
新城人父行昆季皆宦於明少有才譽長念明季多故
乃讀孫吳書散萬金產結士甲申闖寇據京師遂從父

恕谷先生年譜卷一

三

延善及從兄餘厚兄餘恪弟餘巖雄縣馬於等起兵討
賊破雄縣新城容城誅其僞官已而賊敗 清師入眾
散隱居五公山雙峰每登峰頂慷慨悲歌泣數行下益
博讀書尤邃於韜鈴嘗集廿一史兵略爲書十卷日知
所向曰奇道曰決戰曰出奇設伏曰招降曰攻取要害
曰據守形勝曰建立規模曰屯田曰緩急得宜又著前
箸集通鑑獨觀工詩字浩氣清風見者傾倒 四月習
齋如遼東尋父先生餽贐儀贈以征吉湯曰深曰和曰
大曰機 七月辭劉村館歸城 九月行小祥禮祝曰
稱心始語視地乃行四弟無故考其式甯 十月復日

省功以圈爲辨失言黑圈左失行黑圈右妄念黑圈中俱失純黑無失則白黑白者人禽之介也予本不當有言行以貧窘有之已難安矣復蹈於禽焉可與 十二月張函白應保安州署幕事知先生貧邀共往先生亦以歲祲絕糧念遺命養母育弟不得已應之

乙丑二十七歲

正月二十日請考主入鄉告文云客歲荒歉特甚人皆迫急不外出則仰事俯育維艱無以慰大人之隱友人張函白應保安州幕事力邀同往共分修金此過人之高誼亦濟窮之權道不得已也但襟旣出家人難以城

恕谷先生年譜卷一

无

居將以二十二日入鄉奉主同往嗚呼三歲之中三易其處哀哉入鄉設几筵安考主祭之哭辭北行朔望望哭拜二月出居庸關渡洋河至保安州署三月函翁與主人不合先生隨之歸至京申佐領聘館其家令子奇章從學朔望哭拜六月董漢儒漢傑郭鏜從學 晤

郭子堅子固子固聞先生言遂盡棄所業詩文爲正學

七月以省母旋是時習齋尋父父亡遺一妹已適人遂奉主返稅服居喪往弔之復抵京子堅請館其家郭鏜等俱移來學 九月大祥始近酒肉十一月出服乃復日譜勘私欲生否情發中節否處事待人妥當否言

行謹慎否 子固任刑曹有辦事才而力持清白獎勵
之于南溟納交問學告以教婦初來以其新婚也

思子固之謙謙若不勝衣可法也 閔徐圃臣天元厯

法從其門人姚蘇門算日月交食 習齋寄言規以益

加慎密大爲修整 南溟需次縣令問吏治曰今而爲

令也攜知勇僕二道德經濟之友一至署冬一裘夏一

葛公服外以布食糲甘蔬火耗雜派俱捐三時攜乾餼

率一隸出郊課農力田者笑言獎之不者責取餼以嘗

旨否貧不能田者出倉助之倉積取諸淫祀邪會至秋

復量捐之課農餘敬老旌善禮士勸學惡者懲之訟者

恕谷先生年譜卷一

三

聽之有德學者師友之又鄉修壕牆嚴保甲練民兵十

什五伍冬隙大舉而練之禦寇傳炮鄰救而教農則立

田畯教倫則立鄉約督武則立總練食可足俗可淳民

可強亦小康矣 子固言南溟將理河工求同往曰水

學我願爲之但老母在未敢以身許人也 南溟問過

謝以不知再三問曰宜遠佞人凡柔軟可親者害我者

也剛方難合者益我者也得予恩而委曲奉承者善負

人者也得恩而淡交如故者厚報人者也南溟曰然曰

君自思人諛我心亦非之而未必怒也人責我心亦是

之而未必樂也此則不能遠佞矣曰然 歲暮將歸作

別子固序欲法其謙靜而勉以開擴 子堅餽十金爲
培昏禮用受之 前此雖服闋以未祭告猶朔望望拜
哭抵家乃祭告除服以西夾几筵爲家祠自此祭祖從
伯父祭考自行以不便入考主於祖祠令伯父祭而不
專祀心亦不安也後見祭禮通俗譜云祭必以子又云
兄弟雖分居必合祭同父也同堂兄弟雖合居必分祭
以各自有父也正合

恕谷先生年譜卷一終

恕谷先生年譜卷一

三

李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清苑馮辰撰

丙寅二十八歲

禮儀學功如常 元旦祭考乃之東宅從世父祭祖

爲弟培完昏入京 過涿州拜陳國鎮言致良知聽而

不質 課勿輕言動勿作無益詩文心無放 與子固

邀遊西山慨然帝居之壯學琴于馮穎明 于南溟求

爲講律許之 語南溟曰作天下事以精神而損之者

莫過於色血氣未定宜戒之 先生問過子固曰願贈

萬應方明目一雙和氣一團虛心一片曰謹受教 宗

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人府華顯來拜問學 都統李六儀賓請見見之 二

月先生初度諸生稟拜先生曰父母劬勞之日不能侍

膝下何必受人之拜乎免之已而諸友紛來具儀送筵

不得已與之飲聽其歌不和 爲南溟解律曰律繁晦

則吏易爲奸簡而明律道也南溟意有所餽探其意力

辭知其意將邀同之任受其餽則進退不能綽綽也

南溟自言心粗先生曰非也君病在心過細耳作事須

磊磊落落當斷卽斷過細則沾滯或穿鑿 四月朝考

漢軍有武甲懷先生文入考搜出刑部諾尙書傳問先

生往視其文曰某某篇生作也懷則不知尙書曰何以

爲渠作文曰生爲門人交遊作文多矣豈直武甲文徵其讀非令其懷也若甲懷生文問生罪甲懷論孟問孔孟罪乎尙書曰汝居旁待吾審已而尙書令回候問時諸友危甚南溟父名世子固力以先生夙品辨雪不復問 省過在玩日愒時 聞李啟若欲辭館謂子堅曰於侍御館意蓋在我故啟若辭吾必不後同鄉人館也幸致侍御已而侍御躬懇曰館猶啟翁也但求爲子魯講書許之 南溟倩子固預訂同往其任謀政先生以嫡母年高諸弟皆幼近地或可遠必不可 五月旋里省親六月返 自悔言輕夜臥不甯 閱許酉山聖學

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二

直指諸書以張良諸葛亮陸贄諸人爲狂以其能幹旋乾坤而小節不拘也以董仲舒程頤朱熹陸九淵諸人爲狷以其能主持名教而經濟則未也又云宋儒以理註天且云心中自有天似諱言蒼蒼者則貫天人之學絕又率不信鬼神似以心外無鬼神者則格幽明之學絕其論亦偉 謂子固曰學而時習或以爲讀書或以爲見性皆誤也子固曰然人不知君相亦何須知讀書見性之人乎 趙泰巖侍郎來會先生曰昨朝考一案聞公在班聯正色援子本當造謝昔祁奚救叔叔向不見焉而朝公古人也故以祁奚相待趙見壁琴言琴能

調變陰陽先生曰一物耳何以然趙曰以動機相感也
先生曰然陰陽皆以動而生物故曰繼之者善也和風
甘雨天地之琴瑟也琴瑟人之和風甘雨也今有卻動
專靜之學逆天道矣齊燧侯求爲其父林玉作墓表
略曰子叩五公山人寓居至高陽得見林玉先生年雖
邁兩目炯炯鬚談聲如洪鍾指古今籌策如掌上觀
紋偉人也姓齊氏諱國琳林玉其字生明季讀書擊劍
與李蔚等結城社慷慨謂立致勳名乃滄桑變及拓落
江湖有時排難解紛如魯仲連有時生聚致富如鴟夷
子皮李官至大學士未嘗一躡其門也雅敬孫鍾元杜

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三

君異二徵君與五公山人更契延主其家教諸子以經
濟學視庸士譁談一笑而擲之居鄉發奸摘伏如神晚
年謀遷居河南之寶豐墾地三十餘壥未就而卒思
輕以肝膽許人輕以誠實信人皆已過也書廿一史
經濟可行者於冊曰閱史郊視楊湛子太僕來拜言
許酉山學品乃拜之求教酉山言道原於天終於天小
心翼翼昭事上帝功力也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歸結也
天行健以生生也君子自強不息以行仁也今儒者遺
置天地民物但言明心見性祇爲戴儒巾之禪和子而
已又曰中庸祖述堯舜一節聖人像也頂天塞地孟子

居天下廣居一節賢人像也塊然中處補格物傳窮理明理後儒像也既細且虛矣 聞媒孽事怒見詞色子固規器小不可以作大事改容謝之思七書曰廉潔可污狷介可辱余蹈此病矣因自省病淺病急病熱病粗自責三板 何魯莽梁翬羽至共習琴伊介公陳朗公設筵求設帳其家力辭之 思西山先生學見其大當益之以實乃上書曰堦嘗問道於博陵顏習齋先生今遇有道所見多合故不敢不盡其愚以求指示後儒之學所依據者曰尊德性曰道問學德性中庸自註之矣曰智仁勇易言君子四德周禮六德皋陶言九德洪範

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四

三德孟子以仁義禮知統之直指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形者踐其肅又哲謀聖以全形色之天形色全則性全矣故孔子詔爲仁也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論崇德也曰主忠信徙義要使躬行日用事事自強不息念念察前倚衡是之謂先立其大未嘗有所謂靜坐觀空致思於無極太極生天生人之始以爲尊德性也卽用力久上達如孔子五十知天命亦聽其自致耳而其始固立焉學焉不之驟也故曰下學而上達其教人也罕言命仁性天不可得聞孟子雖不得已與亂性者辨而皆就才情言非

專以言性立教也乃後儒或以頓悟爲宗或教人以性爲先閉目靜坐息念觀空帝王孔孟何嘗有此誠先生所謂戴儒巾之禪和子也是後儒之尊德性不可卽謂古聖賢之尊德性也大戴禮保傅篇曰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履小節學小藝束髮就大學履大節學大藝故內則臚列爲學次第自能食食以及四十出仕皆修已治人之事周官取士六德繼以六行六藝曰孝友睦婣任恤禮樂射御書數孔門傳習由以兵求以足民赤以禮樂未嘗有所謂先讀某書後讀某書訓詁翰墨也卽有時誦讀則誦詩以習樂觀書以知政耳夫人精力有

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五

幾乃不力禮樂兵農之學水火工虞之業而徒驚於讀覽著述何爲哉孔子刪修乃晚年不得用恐興王旣遠聖道遂湮故刪繁就簡以詔及門曰後世其效吾行而行耳非謂皆效吾言而言也且道猶路也書所以指路也天下羣欲爲指路之人而不爲行路之人將指之誰而行乎況所指者更有非路而陷人於荆棘者乎先生謂註經諸賢不離曲學局面則後儒之道問學不可卽謂古聖賢之道問學也先生旣灼見流弊必宜力復古轍以忠信篤敬爲德以詩書禮樂爲學使位天地育民物者實有其事則大學明親之道實見今日而臻亦得

依門牆以有成矣 郭郁甫選東莞令請同往以母老
辭 何魯莽爲价言國戚索公聘設帳力辭之 晤張
廉泉陳健夫之西山齋聽其言夫婦行禮及其家行冠
婚喪祭諸禮又言自古無不富不強之王道亦無患貧
患寡之聖學 魯莽又來懇應索公聘又力辭紀以詩
曰陰馬何聞欲問蒙微材久已付飛蓬長孺揖客難言
重樓護嘉賓愧未工其二曰南山未許通門徑滄海安
容置是非軹里萱堂況復健此身且翦老萊衣 西山
言張孚敬定禮將文廟八佾去武舞只用六佾是以武
爲非聖學矣彼卻萊徂東者何人乎甚哉悖也 陳明

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六

公伊介公力求來春設帳其家許之約率舊門人皆學
其齋有聘儀受之 旋里獻孝愨主不覺哭奉儀於伯
父從叔父爾伯文升各餽以物 每晨興爲嫡母烘火
烹茶食則侍

丁卯二十九歲

禮儀學功如常時存心性 元旦教家人與年俱新
同爾伯入楊村拜習齋先生商京中館習齋主家居養
親爾伯主館京爲養過北泗王法乾日前見妹丈諸弟
時而採蔬撻水恐非孝愨陟降意也正爲安親宜入都
耳先生淒然曰先君見背以四弟爲言淚猶在眶言猶

在耳而家眾嗷嗷古人八口百畝今口倍之而田止四十若外無所營則飢寒立至璫雖不才頗志聖賢雖卻衣而凍吐嗟而餒亦復何難獨奈幼弟何嘒飢號寒而責之以孝弟禮義豈孩幼皆聖賢乎淪於餓莩降爲皂隸何面目以見先人此深夜椎心而無可如何者也見生母有憂色知其爲外祖母過太君孤寡無人養也乃迎至常養之郭郁甫之任贈云儉爲廉本不儉何以成廉明則斷行未明慎無輕斷求教於劉煥章曰斂才斂氣喜怒不形世父嫡母俱命入京乃定往

問家事於從叔母恐家有不孝友事未知也叔母曰汝

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七

嫡母和生母恭壘等皆勤而孝又問伯叔族人皆曰然心乃安叔母嫡母從妹也聞李毅武卒驚哭之弔其

父具奠儀祭文倩人往祭之遙望哭拜後爲作墓表曰

子自少有知後志求古人之學而學之密邇道義相切

劇者落落如晨星心每以爲歉李君忽一日遠來振衣

升堂視其色甚肅拜而坐言安貌端謀所以共爲聖賢

者予私喜以爲近今所罕有已而復至共學琴已而復

至共學舞已而至講家庭及士相見禮皆欲見之躬行

私喜以爲得一勁輔因之察其行事二親孝父伯庠任

蠡庠訓導歲來省親乙丑秋水漲途騎不可行遂徒步涉

負囊行五六百里不以爲勞待昆弟曲盡友恭閒居如對上客盛暑衣冠必整無戲言苟動見不義事去之如掩鼻而走臭惡也行遇古聖賢忠臣孝子廟墓騎必下步則改容疾馳規友人過不從至垂泣相視其學讀書兩夜不輟通五經諸子字端楷不爲草書琴劍皆得大略闢佛老力是誠可與入聖者也每來蠡日相過從子之有遠方友自李君始丙寅春聞其家居病以爲偶然至十二月遂卒是年爲三十五歲嗚呼孔孟旣歿聖賢道熄後有起者豈天不欲成之耶抑予之寡德不能當此賢友之助遂使哲人速萎耶可悲也君順德邢臺人

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八

諱憫字毅武弱冠後補諸生元配孫氏無出繼張氏生一男肅和一女庚午冬君父陞山右縣丞淒然謂予曰亡兒子友也爲學未竟其遂沒沒於後世乎命肅和出見能行拜禮矣予撫其頂而泣乃表君生平梗概使劉諸墓上 率弟培赴都入館伊維藩伊維城祁龍臣從學董漢儒漢傑郭鏌郭培仍來就學 書座右曰忌淺忌躁忌憊 聞王次峰有治河書主犁河淤入海 徐澄源邀拜張豐村豐村言宋儒先以性教人卽類禪學又言其師費此度謂宋儒不及漢儒表章十三經 陳健夫來拜盛詆議程朱者先生不辨但摘程朱長處言

之 豐村來拜尚崇誦讀先生曰紙上之閱歷多則世事之閱歷少筆墨之精神多則經濟之精神少宋明之亡此物此志也望賢者勿溺 聞人言二弟壙病瘡驚但流涕不自禁覓參寄家書並達顏先生調治之 健夫問五經曰詩以作樂書之要在六府三事六府恐廢闕故修三事恐偏戾故和禮必實行故孔子曰執禮春秋孔子之政事也易呈道於象詔之寡過也今世之學徒事記誦與古迥異古四術三物仕卽其學學卽其仕今學徒佔畢非所用責幹濟非所學而世事壞矣接家報知二弟瘡愈 澄源言此度見人如不識字者

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九

羨之 西山言中庸中字口人也中一畫上頂天下至地元字二畫天地也下仁也仁旁人也二畫天地也總之吾道承天立地生生人物廣大精微盡於此矣 健夫邀嘉興周質青士與先生會詩因求言於青士青士曰可交者淡以成之勿太濃不可交者隱以絕之勿顯拒已成名者不必附會將成而未成者無惜齒頰游揚五月辭京館歸拜母喜健視二弟瘡愈而瘡驚喜下淚 邑令趙公旭請見以非公辭之 齊燧侯聘設帳以其五弟壙從學先生以近家養親便許之館龐家菴節白公命攜其孫振鐸教之 設孝愨行位朔望拜獻

迎嫡母侍養 定每日三分商治道三分究經史三分
理制藝一分習醫而以省身心爲之主 同燧侯及其
四弟中岳習射 閱白虎通至朋友之道四通財不與
焉近而正之遠而稱之樂而思之難而死之則知言遠
友之短者非道也 閱劉子政新序至鮑焦廉峻立槁
洛水之上斷之曰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
德不厚志與天地疑者其爲人不祥竦然書之期與習
齋共勉也 閱賈誼新書至史佚曰動莫若敬居莫若
檢德莫若讓事莫若咨曰四語可以終身矣 閱劉邵
人物志至與人愛不可少於敬少於敬則廉節者歸之

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十

而眾不與多於敬則雖廉節者不悅而愛接者死之何
則敬之爲道也嚴而相離其勢難久愛之爲道也情親
意厚深而感物曰孔子久敬之外有此至論甚哉道之
無窮也 中岳問處事曰在閱歷滿腹學問而無閱歷
不可以致用問治術曰古今治術不越王道清淨刑名
三者王道無弊者也清淨刑名可用揀弊偏任則弊隨
之 九月王楫從學 孝愨忌日哭奠蔬食後爲常
王楫問質鬼神建天地而無疑悖何也曰君子三重原
本天地鬼神以制之而卽以位天地鬼神故上古不惟
人治天地亦治鬼神亦治後世反之不惟人亂天地亦

亂鬼神亦亂故一則清宴呈祥一則災怪並至也 謂
齊勳曰好問好察聖所以益聖冥行恥問愚所以益愚
千古聖愚分途在此 十月王青甸及王宏度二子從
遊 習齋先生至閱瘳忘編曰治平之道十見八九矣
求教曰子身心之功未至曰然請勉力 與習齋言今
爲人後者呼本生父以伯叔非人情非古禮屬毛離裏
豈容泯沒一生一養不爲二本歐陽修曾鞏二議是也
十二月自館歸 大學士明公侄開公聘設帳其家
力辭之有詩曰何意頻修御聘書此身豈爲樂樵漁縱
期郢市呈新調無那山靈杜舊居白髮風梳萱草老青

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十一

雲路杳故人疎歸來不厭雙松下日暖萊衣一笑餘

聞周青士卒輓以詩曰梅里披裘絕世塵吟詩買米老
閒身嚴陵一嘯雲天老海宇於今少逸民

戊辰三十歲

儀功如常 思寬以居之阿房下容五千人寬故也學
者始見一理卽拘而不廣是執德不宏也 思教人獎
而勿貶易於有成 劉煥章卒先生聞訃往哭大慟煥
章諱崇文號肇南煥章其字也蠡人崇禎己卯舉於鄉
後任荊州興州縣以寇據不得之任巡撫委署棗陽宜
城縣及解組絨巾布袍恬如也母性嚴晨昏朔望拜侍

惟謹五旬後母怒輒跪受責曲意務得歡心聞顏習齋先生爲聖學忘年爵來拜入會力滌宦習立日記以聖賢相規勉者幾三十年至卒不懈晚交先生甚喜雅期以遠大身願直貌莊而和見人謙抑善談論七十五歲無病而逝如獻縣吳莫王五公選五公文集 寓書費燕峰論學燕峰名密字此度成都人博學能文其復書曰古經註疏自王介甫始變當時天下皆從王氏學紹興初程氏始盛然與介甫異亦止靜坐義利之辨陸子靜不喜程正叔朱元晦獨尊二程兩家門徒各持師說元晦弟子尤眾至正中陳君采又以爲與洙泗不同

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十一

著淳熙闢謬永樂間以元晦國姓尊行其所傳而聖門舊章大變先輩有古學者無不諍論王伯安更遠紹子靜故嘉靖萬厯以來學者不入於窮理卽入於致知古經本旨荒矣夫卽物窮理承譌旣久良知譁世又百有餘年朱也王也各自爲旨違悖古經蔽錮後世陷溺膠庠而其言在天下已如江如河莫之可遏密著中傳錄聖門舊章而世習宋傳舉科已久未求古註反似創言易生毀謗雖然烏有聖人之古經任後世顛倒竄亂遂爲臆說所絕而不重還舊觀與今得有道師弟以高明沈深之才出而力追古學撥正支離自茲以後宏儒碩

識必剖評滿世甯非聖學一大快乎古之名儒多在北方以誠實有力能任聖道也望之望之 二月將母及培堧二弟從侄振鏌從孫曾達同入龐藁館 思潔士不可大用以其如鮮花不奈風塵也烈士不可大用以其如利刃不耐挫折也 思時時以仁存心乃集四書言仁者通解之曰四書言仁解 思仁道大求之惟恕曹家藁村中一路甚深似谷長而通似恕乃自號恕谷志勉也 燧侯言駕馭人以術巧曰非也待之以至誠處之以妥當匹夫匹婦亦不可忽皆宜待以小心勿簡勿傲 每寢思一日所事苟虛度必自責 思天下治

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三

振奮亂懈弛治朴實亂浮華治法網寬豪傑盡才亂法網密英雄束手 四月自省數日功疎生意漸弛浮言漸多 六月王曙光病請先生至獻縣以五公五囊書及文集付之謂先生能任其父學也 許酉山書至言言仁解已得聖道之要須以宏毅任之 自書曰徒飲食者無論其志爲聖賢者或無所見或見而未全則予之責重矣乃自輕自褻悠悠不振者天其罪之 著聞東北水利及治河利運之策於瘳忘編 思宏之反曰淺曰隘曰躁曰矜似是而非曰泛曰濫曰無斷曰粗疏毅之反曰怠曰遷曰浮曰散曰多慾曰苛細似是而非

曰客氣曰助長曰執拗蓋西山先生勉以宏毅因思以自考也 定秋高氣爽間日習射 糾眾賻趙錫之妻

喪引云昔原涉當賓客廣坐聞友人喪輒削牘付客經紀其事以輕俠而重義若此况吾黨士君子遇朋友急喪之困更宜何如處也趙子錫之倜儻英多今一變天涯經年未返室中病婦孤燈長往殯葬無資椒漿冷落凡我同人慮無不垂泣相視者通財共賻諒無所吝

如府晤魏蓮陸王子瞻蓮陸孫徵君門人徵君詩曰明達蓮陸子到手無棘事子瞻張石卿門人 之博野晤

魏帝臣帝臣博野縣庠生善容儀周旋喜賓客談論款

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四

款然終日無倦施日疾藥遠來者輒延款下榻嘗僕馬居數月疾愈乃去與妻宋氏相敬如賓自壬戌穀日先生請筵嘗走人來候至是會之 思晝觀妻子夜卜夢

寐最可驗學 十一月入京郭子固言欲檢架上無用

書焚之曰甚善因言近不輕與人講學子固曰不可學之失傳久矣言之言之自有興者先生曰是 糾眾公

舉顏先生尋親苦孝 日譜增夜夢不靜止則黑其圈

自勘一年學問器量俱微進但大本未可言立也愧

之 解龐家菴館歸

己巳三十一歲

儀功如常 撫院兩道聞習齋賢孝令縣開行實先生
開習齋爲學持躬十五則 外祖母過氏卒葬之 二
月齋戒沐浴至習齋投門人刺以廖忘編恕谷集爲贊
先生生母以母喪不食酒肉美饌 數日緇十三經
注疏十一套覺精神勞動深悔閱書急躁之過 世父
病侍養延習齋醫 思近以寬大待人或涉同流合污
因三復素書楸楸梗梗所以立功 三月趙錫之聘設
帳於趙家莊其子宏澤宏濟宏深宏澍從學 以世父
病復返侍養二十日世父節白公卒臥柩側疏食飲水
不食果及魚肉以脾弱微食菜殯後寢外室朝夕哭

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五

自返有染雜霸者急滌之 四月節白公葬遇朔望會

哭 書扇云乖戾非剛方忙亂非勤敏糊塗非忠厚委

靡非從容 問顏先生曰近日此心提起萬慮不擾祇

是一團生理是存養否曰觀足下九容之功不肅此禪

也數百年理學之所以自欺也子素用力靜則提醒動

則剛辨而總以不自恕蓋必身心一齊竦起乃爲存養

不然則以釋氏之照徹萬象混吾儒之萬物一體矣先

生竦然謝教 迎嫡母入館侍養命弟埈與璣皆入學

作存性編序略曰三代以前不言性而性存宋明以

後日言性而性亡書言民性誥后之綏猷也詩言秉彝

美山甫也皆偶舉之不以立教孔門教人性天不可得聞孟子時言者紛如不得已而發性善之旨乃宋儒教人以性爲先分義理之性爲善氣質之性爲有不善使庸人得以自誘而牟利漁色弑奪之極禍皆將謂由性而發也習齋先生慨之著存性編曰理卽氣之理也清濁厚薄純駁偏全萬有不齊皆善也其惡者引蔽習染耳列七國以明之於是孟子性善之旨始著而吾性中作聖之本體庶不爲異說所亂而得存矣存學編序略云古之學一今之學芬古之學實今之學虛古之學有用今之學無用古今不同何其甚也古之爲學也明德

親民止至善爲道六德六行六藝爲物八歲就小學學小藝履小節束髮就大學學大藝履大節爲學之序春秋禮樂冬夏詩書爲學之時治己則祥治人則當施之國家天地位而萬物育人多成材宇內郅隆有此術也自秦火後訓詁於漢唐帖括於宋明徒遺經是問而古聖教人成法任其闕然加之佛老乘間而起以清淨虛無亂心性之正詩文辭華之輩又假託文章以鳴儒者不能以全體大用廓清其間而反爲所雜程朱陸王非支離於誦讀卽澗索於禪宗學之亡也轉甚習齋先生卓然特立以六藝爲學冠昏喪祭必遵古典率弟子習

禮習射習書數樂得一節焉卽習之置日記以考德行其於古人之學不惟存之空言而且存之實事嗚呼二千年墜緒揭然復舉孰倡之而孰使之耶是蓋有天焉而豈徒然哉存治編序略曰古帝王教養之政七制而後日趨陵夷至宋明而極而尤堪搯腕者兵專而弱士腐而靡二者之弊不知所極以天下之大士馬之眾有一寇賊猝發輒魚爛瓦解不可收拾黃巢之亂洗物淘城李自成張獻忠如霜風殺草無當其鋒者川陝楚豫數百里人煙斷絕三代田賦出甲民皆習兵斷不至如此其慘也士子平日讀書籍專揣摩閉戶偏首如婦人

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七

女子一旦出仕兵刑錢穀渺不知爲何物而望其輔世長民耶三物賓興之世學卽所用卽所學雖流弊不至於此何怪乎習齋先生之流涕而慨歎也存治編可以觀矣 思多言則愚寡言則智 閱張烈王學質疑謂堯舜危微而外不復言心但與臣允釐庶績卽無非精一不必人人與之言心也成湯若有恆性而外不復言性但立賢卽無非執中不必人人與之言性也孔孟立教惟與子言孝與臣言忠知人愛人學詩學禮未嘗人人與言一貫也蓋解者心知性命之妙而不必言卽未悟者循循於孝弟詩禮之間莫非性命之流行亦不

待言也象山陽明必先提所謂本心良知者舉此以致知事物而以下學講習爲支離其亦舛矣蓋其所說禪門之直指心性也而借孟子之本心良知以附會之不知孟子所謂本心良知者孩提愛敬惻隱四端必待察識擴充深造學問未嘗曰耳本自聰目本自明一了百了也批曰武城之駁陸王何其明耶然酷護程朱大教人以性爲先程朱不猶之陸王耶乃一主一奴何耶

思程朱陸王以及今儒各有其言之明者錄之聖道自在也不必與之多辯乃冊錄曰諸儒論學 思急於求

名其實必少以術御物喪德已多 纂訟過則例一微

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太

過本之浮也一隱過七情之過也一顯過九容之過也一大過五倫之過也一叢過百行之過也本劉念臺紀過格而刪訂之 閱宋史至章望之著救性七篇宗孟子性善斥荀揚韓愈李翱之說蓋先存性而作者也思學必自治而後治人向懲腐學之弊若考經濟多勘身心少則逆學矣必急於自治 坐交股不覺已而覺乃知心不存卽不能察存養省察一事也 思習齋言孔子教人多因人因事後儒無所爲而泛言其理必論其全此亦虛實之不同也 率弟子習禮 習齋曰孝慈子口容止聲容靜莊魁楚曰孝慈之言厲習齋曰言

雖厲而仍溫古云雜於庸眾而不驚乃爲大賢孝愨有之 書壁曰薛文清言一染財色卽爲禽獸 某與某

構難平之思馴虎豹者籠絡之飼養之不可與之狎處

曰志大才小識大器小言大行小無用也 曰學一

絲不可假冒如孔子語仲弓以敬恕卽以邦家無怨爲

証如何假冒 聞許酉山陟副都御史給書曰宜建白

不則引退 張文升謂曰子昔病疫垂危孝愨雖力調

治而氣象如常不張皇不憂嘆其天定也王法乾曰子

大父素先翁一日在市人有侮言翁自若或曰此李封

翁也其人懼而謝罪翁亦自若 思矜細行因自省心

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九

過多於口過口過多於身過身過多於行過深自愧勉

先生從兄萃生守喪禮不入內不御酒肉先生贊之

十一月郭子堅來過 思每會顏先生諍議致愧赧

無以自容非是則愚昧安有成哉辰按習齋煥章法乾

恕谷四先生每會學勸善規過互無迴護且日記詳錄

不肯隱諱飾觀必如是乃足資益德業不愧曾子所謂

會文輔仁也後世講學諸儒安有若此切實者乎 魏

蓮陸書來論學 華顯過先生里問學華後仕至川陝

總督以書招先生先生不往 臨清張子舒來過 先

生與習齋論義利取與有不同者乃少質曰孔子時亡

以拜陽貨後儒無置議若後人有此則必論其餽豚卽當不受而往拜遇塗皆爲屈節矣子華本不當與粟因冉子請遂從而與釜庾若以一介不與裁之不爲濫與乎孔子曰自季孫之與粟千鍾也而人益親夫季孫陽貨皆權臣也而受其餽遺後儒不幾以爲不義之取乎孟子守不見諸侯之節甚嚴而至處交際則甚平易五十七十金之餽皆受也而尊者賜之數章斟酌精當蓋尊者賜不敢辭一道也有孝弟守待之功非無事而食二道也借之爲行道之機三道也卽行道無望而守先待後之身不可以小廉而陷飢餓以死四道也孔子之際可公養豈皆見行可者亦借之以存此一時萬世之身耳豈爲箋箋也乎

庚午三十二歲

儀功如常 趙錫之勉以應試乃爲舉業 先生謂習齋曰伐善斯爲不善施勞卽已無勞習齋曰然 習齋過先生見諸友歡聚謂曰吾當勉於狎足成歡子當勉於莊足成禮 立族約三助一助貧一助婚一助喪六禁一禁不敬祖宗一禁不孝一禁不弟一禁奸一禁盜一禁酗酒四戒一戒賭一戒訟一戒左道一戒尊卑相戲 六月喬百一書來論學 八月赴京鄉試中式主

考王公諱揆太倉人魏公諱希徵鄆城人房官孫公諱
昶聞喜人 過涿哭陳國鎮國鎮名鉉傳鹿忠節之學
嘗謂先師每令於平旦自勘良知今老矣乃親切抱病
亦危坐書齋同邑大學士馮銓屢請見卒不見先生曰
國鎮雖偏主姚江而其肫誠提誨令我激發者不淺也
思向之爲舉業也顏先生責以庸腐錫之亦議聰明
退及中後錫之來晤驚曰聰明復矣乃知舉業聰明則
世事不聰明時文不庸腐則世事庸腐甚矣時文之害
世也自此雖應春試而不務舉業 世母許太君卒九
月葬仿居世父喪禮行之 領中舉牌坊銀不修坊以

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三

修祖兆 糾族人爲公祀會每年以清明祭殺牲奏樂
祀始祖以下列祖祭後饗筵講族約旅酬盡歡而畢
思伯夷非沈隱可託以其治則進也伊尹非雜霸可託
以其成有一德也柳下惠非鄉愿可託以其必以道也
孔子非經生可託以其爲東周而以兵農禮樂教人也
爲四弟竣完昏

辛未三十三歲

儀功如常存心以寬行事以誠立身勿以隨接人勿以
崖岸 元旦以期喪不賀節 入京春試正月九日往
拜西山先生而西山卽以是日卒慟而返次日具奠往

哭之西山諱三禮河南安陽人順治辛丑進士選杭州
海甯知縣邑繁劇值三藩變政務旁午先生撫民擒寇
皆有方略且延士講學行禮治經廚傳續紛裕如也署
後建告天樓每晨必焚香告以所爲辛酉入授御史己
巳遷副都御史特疏刻大學士徐元文與其兄尙書乾
學侍郎高士奇鐫一級而徐高亦由是去位庚午陞兵
部督捕右侍郎辛未卒 思日用飲食之細非聖人不
能中道 拜主考魏子相闈者曰役主命候久矣延入
相見甚歡拜王顓庵闈者詞色元去之 返里聞嫡母
病馳歸內子日夜侍疾溺矢皆親拂拭嘉之 三月顏

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三

先生南遊中州教先生以強立減誦讀先生規習齋勿
多言高亢浮躁 請武彤甬醫母疾 省過在不能約

晤杜孟南於龐菴論學徵君越子也 爲五弟環締

婚於馮繪生 之安平問水學玉衡恆升龍尾三車法

及側天法於楊靜甫 五月立課身不欲逸心不欲勞

以心疾也 閔孝愨論仁語書後曰人有爲善而好名

者先孝愨深斥之謂之掛榜修行嗚呼先孝愨之闡德

可想矣 從叔本初翁見先生食糠餅曰昨家人有厭

食糟穢者聞汝食不厭矣 從舅馬大無子倩謀爲之

續絃越年七十生一子 六月思向皆隨遇而行令母

病不能出門宜侍養之餘躬親稼圃以資仰事俯育
村西有蝗糾鄉人捕之并禱蜡神蝗飛去 與人約曲
阜會 往視顏先生家 七月嫡母病左右傍徨至閨
七月食減乃命婦女環守室內身率諸弟守於室外十
六日馬太孺人卒擗踊欲絕含奠置魂弔凡喪禮皆取
文公家禮及顏先生家禮參訂行之胃疾發至神迷不
能哭十八日殮十九日成服率四弟寢倚廬朝夕奠哭
無時 爲太孺人作行述略曰太孺人生比里東曹家
葦歸先孝愨有順德佐孝舅姑舅姑卒無慮鮮肥務養
孝愨不以入口生一女適王生員養純卽穀日燕記所
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三

謂效乾者也後生母出孳兄弟五人恩如己出性醇厚
寡言親串以女中至誠稱之享壽七十九 命人易柳
木嘆曰傷哉貧也凡事必須心中計畫口中指授甚且
身自動作禮之可愧者多矣 九月奉太孺人與孝愨
先生合葬自此哀勞成疾幾殆

壬申四十三歲

居憂六月無譜今復錄日譜便省過也 朝夕哭朔望
哭獻几筵 思古禮居喪廢業今以考妣欲成就諸子
學業不可廢乃於端月二日率諸弟入學教孺以家事
培以實竣以謹壻以和 思顯考妣之德行皆闡然君

子也因大慟前十餘年尙有爲名之意須斬去此念羸然自立乃可見父母於地下 閻公度聘先生設帳許之權以館養也遷入新興其子鍵鈞銓侄鈺族孫茂宗世昌從學凡朔望旋里會哭几筵 思養人志氣恐其僑挫人虛驕恐其靡 彭如龍猶龍齊春從學 清明族人公祭先生糾眾講族約而不與晏 迎母新興侍養四弟五弟從學 湖廣譚彩曙來拜問學已而又書至略言聖學原自修齊推而濟世利物自晉人清談宋人靜坐今之書生不知實學爲何物皓首窮經歸於無用又有摭拾無用時文僥倖名器寡廉鮮恥靡所不爲

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十四

此焚坑之萌芽也能無慄慄乎 課喪事不敢不勉

劉副使彭捕廳爲本縣高令求祝文以居喪辭之 七

月武彤函選鹽城知縣問治告以仁民作福訂其所擬

經濟十餘則薦張文升入幕以其避里難也 十八日

行小祥祭猶朔望入鄉會哭 自勘居喪敬爲上向過

以不敬 倩鄭天波畫孝愨小像口授以貌及成宛肖

先生大慟 十月曲阜會人約起行以凶服不可祭聖

不往 管延耀執贄問學 胃病時吐畏寒 夢中時

哭孝愨與馬太孺人 先生後每言館新興時學懈以

爲愧

癸酉三十五歲

正月課喪則致其哀 教三弟泣下命之亦入新興館
上學 自愧放棄務期心一刻勿放身一刻勿頽放頽
則書之 三月王輔臣從學 習齋評日譜曰氣象振
起更宜檢校身心無恕無倦 思學者非以忘爲不助
卽以助爲不忘 六月自勘向者之過未嘗不爲善而
非肫肫然爲之也未嘗不去惡而非切切去之也未嘗
不立達人而非仁心無間也未嘗不容人而心尙有褊
也亦諱人惡而口尙有雌黃也目不端也言不謹也不
敢苟取而飲食小節不及檢也愧甚愧甚 七月行大

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五

祥祭 思顏先生之強不可及 田信侯問求道之方
語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思與俗人校則俗與妄
人校則妄 謂鍵曰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
心之用二語爲學程朱者所詬病然其意程朱卽有之
朱子力護無極又言心爲人之太極太極卽至善也是
亦可曰無善而至善矣非卽無善無惡心之體乎氣質
有惡非卽有善有惡心之用乎 思孔子終日乾乾遷
善改過自謂己是者道外人也 郭子固以先生未立
子將以其側贈先生先生辭以不可 十一月朔禫祭
遷馬太孺人主於孝愨祠配饗行合食祭王孺人主移

耐太孺人側亡婦耐姑情也義也服闋 縣令高公蔭
爵問政曰禁賭嚴盜又曰秋肅之後繼以陽春 一族
人流寓新興將爲僧力沮之得止 祭五祀告以文云
搆家祖父舊規元旦合薦五祀清明端陽等節獻時物
臘月二十四日祀竈及搆問禮於顏習齋古民田宅屬
官故不祭五祀今田宅自主宜從禮大夫祭五祀歲徧
分春夏長夏秋冬以祭行之已十餘年今查明禮禁庶
民浮祀惟許臘月祀竈又查古禮士雖不遍祭五祀而
禱五祀今殺饌無牲薦而不祭僅同祈禱搆家先世所
行與時制合古禮不謬况習俗所同神靈所習不可變
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三

也乃復定元旦合獻五祀朔望拜謁節令獻歲暮祀竈
如儀

甲戌三十六歲

儀功如常 元旦薦家祠五祀畢復祀外家無後者馬
外祖斌外舅馬來顧及二弟外舅張翼亭立紙位祭訖
焚之每年爲常 赴春闈顏先生囑以求友 與郭子
固互相規過 子固出貲爲先生置馬氏女爲側室
清明先期祭家祠乃同族人公祭始祖以下於墓每歲
如之 課莊敬日強 閻佩五往岷州尋親獎其行序
而餞之 寄李中孚書略言聖賢正學在明德親民學

習禮樂閉目靜坐古學所無也誦讀乃致知中之一事
非專以此爲學也 看呂坤泰交韻 公度傳字明陰

陽法 四月子固請先生入都言其兄子堅延往桐鄉
任佐政子固並懇公度以先生館其家也先生辭以後
議 端午入楊村會學質日譜演冠禮鼓琴習數議經

濟 有爲高令求德政歌者辭以不爲 從彭雪翁學

書雪翁蠡之劉村人來往孫徵君門下好飲不亂能詩

歌工書畫 高令旌先生閭 延張函白來館鼓琴商

經濟居數日函白疾餽以米麵送歸 語諸生曰三代

後生安絕矣賢者皆屬困勉諸生但患不困勉耳 思

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三

大學一書乃言大學教人之意是欲人明親止善而非
言其教法也教法則三物是也觀修齊章只言用情接
物而不及禮樂治平章言理財用人勿辟而不及教養
以大學中成法當時見在不必言也後儒不解此見大
學不言禮樂及教養諸法遂置之不究而學入空虛矣
思先孝愨隱德正直剛方平易忠厚深沈日三復之
思張忠定日學用智亦練才之法也 思忠思恭因
歎孝愨命名之意切病之藥也 夜心動因思聖賢之
心用而不動庸眾之心動而無用 語習齋曰自返積
累數日一頃矜張浮躁遂敗之譬貨殖者數日積之一

朝耗之其能富乎 習恭效顏先生之居處恭端坐整
容澄心以易靜坐也 思明成祖尙武功而明強李東
陽引進浮文而明削前明成敗之大案也書於闕史邇
視 自里返館見路有遺包及錢不拾行已思內或有
重貨小人拾而不與則遺者苦矣回視包空而錢無多
乃行 費燕峰書至論學 齊燧侯被人誤告入京解
之 于南溟請入廉平州助其政辭之 辭新興館

乙亥三十七歲

儀功如常時時體驗仁心存否 郭子固具僕馬送往

桐鄉習齋贈言曰愛惜人才倡明聖道法乾曰勿曲學

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壬

以阿世薦文升館郭子固家 每止宿必訪學人 二

月朔行望拜儀以後每朔望如之 途中時時有帝天

之載 渡黃河察運道形勢 淮安李鏃繡持相遇約

爲昆弟謝之過其地餽儀甚厚辭不獲受之 過揚州

拜蔡瞻治氓與言習齋存學大旨瞻氓擊節稱是拜其

師費此度病不能會遣其次子滋衡來謁 瓜州渡江

持敬危坐鵠首波洶湧躍入衣襟心夷然不動 黎明

至鎮江西門橋大船壅濟危甚梢夫號呼先生語以勿

急令從者四人齊出偕力乃過 過太湖上方山湯巡

撫斌毀五通邪祠處也歎正不勝邪非正也 抵桐鄉

界問土俗民情官吏得失入會子堅問政不答其司刑
名李坤甯一解正言親之對其錢穀人默默非閉口不
言也 子堅刊先生所著聖學成法及與西山先生書
規子堅以公聽並觀 三月子堅餽金帛養母寄於
家 子堅具船從送先生入杭州遊西湖遇囑託桐事
者辭以署政不與跨蹇過段橋登孤山拜李鄴侯祠轉
至六一泉拜陸宣公祠翌日呼遊船從蘇堤白堤拔飛
來峰憑冷泉亭至栖霞山下拜岳忠武墓三日又呼船
過放生池登南屏山至壑庵轉三台山下拜於忠肅墳
迴至湖心亭歌飲而歸連日自勘心境風靜水平微波

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五

不動 入城登吳山望錢塘江 問人得王復禮草堂

而病不能出會送所著三子定論乃達以書謂論朱陸
王三子當以孔孟爲斷合於孔孟三子卽各詣無害也
不合孔孟三子卽同歸無取也 語子堅以經濟 返

顧近者氣象和平心思縝密 思待人也寬量以容之

小心以接之 同子堅如嘉興府朱二府灝陳生員莢

見子堅所梓聖學書稱是會之 子堅供盛饌止食二

品效范文正之自勘王介甫之食近也 思近者曲體

人情惟恐傷之然心欲立人達人也若有媚世爲私之

心則鄉愿矣語錢生煌以正學 仲開一來拜論學開

一名宏通桐鄉人以舉人出仕邑令子路之後也爲聖
學成法作跋 見人編思寬見人暴思緩見人矜思謙

子堅省蠶稼請同往 錢生爲閩史郊視作跋言德

言仁勇之合不能言勇德仁亦僞 閩報平陽地震甚

慘語子堅端午罷龍舟戲 學歌習琴 子堅刊射法

爲之作序 思苟且脂草不可託寬和褊隘嫉妒不可

託正直 爲子堅言恤獄 草堂書至謂先生論學相

合其論以孔孟爲的六經爲證躬行爲主先生竦然起

敬 松江馮穎明至久別喜晤共琴共射穎明餽葛扇

受之 學歌於穎明 與草堂書言格物卽學文物卽

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三

周禮之三物 思察見淵魚者不祥 子固書至規刊

書無關經濟先生復書言吾友恐子蹈書生文士之習

誠爲雅意然天下之無經濟由學術差辨學正經濟天

下萬世之事也 七月如杭州王草堂來拜不值往拜

之再三聚先生言後儒不解學字遂一往皆誤學者學

於人學詩書禮樂也後儒專重誦讀或直指性天而學

岐而學亡草堂曰然因言太極圖本道家說今本大學

孝經係朱子改竄晦聖經本旨程朱陸王皆染於禪其

考辯甚博 子堅刊先生訟過則例草堂序之 八月

三日登吳山酒樓觀錢塘潮 辭歸草堂諸友皆有贈

儀子堅遠送囑以輕收漕糧嚴戢家丁勿昵佞人處事
和緩 過蘇州遊虎邱 抵淮安運河水濁甚問之曰
黃河倒灌壅洪澤湖矣見兩岸築堤有句云誰解排波
令就地但看束手欲浮天 往觀天飛閘昔人捍黃入
淮者也今廢矣 至王家營令子堅送役返卻寄規以
事上司謹接同寅和待下平易使得盡言勿輕喜易怒
過德州視鹿密觀在其子子廉守備署也 九月抵
里餽諸親友以物 知田災於澇而文升將桐鄉所寄
銀十兩自京攜迴遺失心夷然不動文升遑遽來言同
寓有三人囊銀託以典守而銀失必同寓盜之但係一

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三

人非三人合謀而一人無証不招鳴之官議定三人同
償先生曰何爲其然也失銀可定同寓耶卽如君言其
一人銀可受其二人銀何可受之况一人亦無証則皆
不可受也僕之失財數也於人何尤文升復喋喋責人
曰此君之疏何責人也文升曰然則我將自賠曰賠不
受他人賠而受君賠耶君休矣 思人一臨財卽財大
身小者身本小也 謁習齋質學習齋曰此行歷練可
佳也惟勿染南方名士習耳

丙子三十八歲

儀功如常 正月如京與子固商桐鄉事 自課去浮

而靜去隘而宏去冷而和 二月歸 杜紫峰弟子爲
修祠於固城助以貲紫峰諱越定與人鹿忠節公門人
康熙十七年詔舉博學鴻詞巡撫舉越力辭巡撫命以
驛車過越門掖之登卽去至京與山西傅山同告老病
不試詔入伏而不謁乃歸授中書不拜 以居宅荒錯
家祠不尊乃竭力經營鬻子堅所贈衣十餘襲於東北
隅建家祠另院通以門安考妣主於正面並懸祖考妣
影於上祭以妥之 思奇技豔貨導淫俗詩文字畫盡
實學 三月子固延入京其子宏從學 蕭山毛河石
寄其駿太極圖駿河圖洛書二種至 子固邀遊西山

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三

傳先生騎射 語子固曰人與盜近是有盜心也與狎
淫近是有狎淫心也此人禽之關也天下無經濟之人
則危無正人亦危吾友慎自愛子固問危微精一曰物
交物則引危也平旦之氣仁義幾希微也如浙米糠粃
去盡精也純粒無雜一也非禮無視聽言動齋明盛服
則其功也子固曰仰彌高鑽彌堅何也曰中庸不可能
也博文約禮則能卓立矣 吳星潭至月下技擊 自
省隘急忽傲急改之 于名世求爲論史 名世知先
生乏糧餽米二石受之 十二月旋里爲五弟熾完昏

丁丑三十九歲

儀功如常 正月復入子固館 肥鄉郝公函至論學
肄禮 文升言先生解書敏於料事子固言料事敏於
解書 湖州宋豫菴聞冉永光太史言先生學來拜豫
菴名瑾守程朱闢佛甚力 公函持銀二兩倩寄顏先
生其館東贈之製衣者也曰顏先生之度荒急於予衣
先生嘉之 子堅請復入浙先生辭已而使再三至乃
許秋後往閏三月返里遂病七月愈乃入京 吳匪菴
通政見闕史邳視抄存跋之曰予每謂天下無無用之
學其學而無用者惟佛老二氏與帖括秀才而已蓋空
談性命則必以事功爲粗迹高語文辭則必以綜理爲

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三

瑣物宇宙河決魚爛率必由之今讀恕谷先生所著闕
史邳視五卷實獲我心苟欲澄敘官方振興勛業以此
爲正鵠可也 八月以將入浙旋里子固屢謀退居情
先生於鄉買田爲同老計曰退休則並耦而耕不然則
先生自食之先生乃買東莊田六十畝 爲連歲水荒
語左令以修鄉東堤法 王紹武卒哭之嘆亡一善人
紹武劉村人能孝友 九月子固輿馬至復如浙習齋
囑以無作無益詩文 抵桐鄉子堅出二戒尺一鐫戒
怒一鐫有容獎之 子堅送濮院袖十端助先生長女
妝奩又送緞紗首飾等物供先生老母及內子妯娌辭

不獲受之 子固與子堅書言先生尙未立子宜爲置
側子堅使媒之蘇杭諸處尋之先生辭子堅不可 註
律思律意皆出人罪也無可出乃入之 寄書候王草
堂 註盜賊人命律數日審之也 修上顏先生書略
謂宋儒學術之誤實始周子周子嘗與僧壽涯道士陳
搏往來其教二程以尋孔顏樂處雖依附儒說而虛中
玩弄實爲二氏潛移而不之覺二程承之遂以其依稀
恍惚者爲窺見性天爲漢唐儒者所未及不知漢唐儒
者原任傳經其視聖道固散寄於天下也宋儒於訓詁
之外加以體認性天遂直居傳道而於聖道乃南轅而

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十四

北轍矣於是變舊章者有八一太極乃參同契水火匡
廓三五至精二圖合之爲丹家修煉之用道藏真元品
明載之易經無此也一僞傳河圖洛書上古圖書自周
驪戎之難已失而宋之陳搏乃出二圖以誤儒者遂載
大易之首周易玩辭曰姚小彭氏謂今所傳戴九履一
之圖乃易乾鑿度九宮法本朝劉牧長民以爲河圖而
又以鄭康成大衍註生數就成數依五方圖之爲洛書
僞關子明洞極經又兩易之宜世儒有夔魑罔象之譏
也一靜坐十三經未有其說宋儒忽立課程半日靜坐
則幾幾乎蒲團打坐之說矣一教人以性爲先明與聖

門不可得聞不可語上相反矣一朱子言古者八歲入小學教之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入大學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又曰小學學其事大學明其理此前無所承憑臆創說者也內則歷載學習六藝歲時大戴禮賈誼皆言小學學小藝大學學大藝蓋禮樂六藝正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事非二端也但有少長則習有小大耳今舉其事盡歸之小學至大學乃專以讀書明理爲務則遍考三代教法未之見也故自居道學而於學字誤解以致數百年學術盡誤也一日致良知說命曰知之匪艱行之維艱朱

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五

儒則以真知爲重言人有真知所行自然無失不能行祇是不能知至明王陽明遂專以爲心源澄澈諸事可辦創爲致良知之說而今之儒者亦羣譏其爲禪矣一立道學名子貢曰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莫不有文武之道蓋世無全局負荷之人則分寄道者必不可少自朱門立道學名宋史遂專立道學一傳但取註經講性天者爲道學而文學如韓歐以爲浮華言語如陸賈以爲捷給德行如陳實司馬光以爲木強政事如蕭曹房杜以爲粗淺而道學中遂相率爲迂腐無用之學矣一立書院古大小學皆稱學書院之名自宋始是專以讀

書爲學矣 子堅餽金專一封上大孺人供隨意用也

選陶淵明集題辭曰淵明生六朝異端盛行之日士皆放誕成習溺談虛空無復有留意聖道者矣淵明詩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眞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又曰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再曰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全集無一言及於佛老可不謂志道者與觀其將遊廬山聞東林寺鐘聲蹙眉而返則世所傳三笑蓮社圖必佞佛好事之徒爲之也 選韓昌黎文題詞曰今學者言大家文必首昌黎然昌黎非僅文士也自佛老盛行而昌黎以衛道閑邪爲己任原道一篇指陳聖

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三

道最正而且作箴省躬留意經濟考禮制講兵機任州縣則虔祭祀去民災立朝則敢直言條陳政事從宰相平淮西有功宣撫王廷湊有才有節且獎提後進引入爲善固唐之柱礎聖道者也其文之涉干謁及專論詞章者不錄錄其有關學問道德經濟者若干篇 思學者經濟天下欲窺其大尤欲切於時古人治民之政曰養與教其計甚詳其法甚備今皆蕩然無存輔相之所聽覽九卿之所推勸方伯有司之所經營惟有錢穀刑名二端學者今日或自用或佐人不得格外行事而思有益於民生者亦惟在此二端耳錢穀不擾用一緩二

亦錢穀之養也刑名得當使民森然知有三尺而不敢
蹈於邪亦刑名之教也所謂經濟欲窺其大尤欲切於
時者此也 鎮江虞龍章問學曰子臣弟友之道禮樂
兵農之學位應何道卽道其道才近何學卽學其學

毛河右書至論學餽所著樂錄二部閱之卽謀如杭問
樂 十一月二十五日啟行如杭二十六日至居豐樂
橋拜草堂不遇次日草堂來拜餽之紬一端墨一積草
堂受墨出所著書解正誤曰聖經昭如日星後儒每滋
異說如言孔子誓子路則誣聖樊遲粗鄙近利則誣賢
活潑潑地等語則參佛老無爲而無不爲等語則雜老

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三

莊非小失也故不得已分矯誤聖賢詮註佛老二例以
正之先生曰善願詳覽焉約翌日同拜河右而去二十
八日餘杭孝廉沈曰掄卜子來拜去乃往拜河右並拜
其子遠宗姬潢浙闈同年也草堂亦至坐次稱河右辨
太極圖及河圖洛書之僞謝惠樂書河右曰司馬遷作
律書律呂積數合之厯數後人遂誤執以爲樂不求聲
而求數爭執聚訟紙上空言愈繁愈謬故子今論樂以
實事不以空言先生拜手曰堪願學實事如不棄敢卜
明辰河右許之同草堂回寓草堂曰吾輩爲聖道而辯
先儒不得已也不可過激而失中不可剽古人舊論以

爲已出不可刻訾小文小義此余正誤意也先生曰善
草堂行二十九日姬潢回拜卽投河右午筵刺已而河
右亦回拜行先生卽往造之拜求教河右辭固拜河右
答拜展定聲錄質問河右言樂以聲爲主傳宮商角徵
羽五聲法五聲加二變爲七聲加四清爲九聲法合二
變以押五聲四清爲七調法吹簫指授色譜已邀新安
文學姚立方至登筵河右曰自宋人學術荒謬徒尙虛
談於今六七百年矣予少嘗聞劉蕺山講學後懷宗召
問平寇方略對以舞干羽兩階殊歎其迂先生曰聖人
之學原以經濟天下自宋儒以事功爲末於孔子料齊

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三

魯之眾寡則辭而闕之而學術誤矣河右曰宋人言取
必於智謀之末此語亦非宋人當日所少者正在智謀
姬潢曰非理之智謀不可有循理之智謀不可無智者
不惑好謀而成聖訓昭然也河右曰聞顏習齋先生有
存性編何謂也曰宗孟子性善而辯宋人言氣質有惡
也日暮辭退三十日回拜卜子至草堂寓曰紬雖紕然
借手以致尊嚴大人爲衰衣用非先生所可辭也強留
之同拜立方立方以所著書經及儀禮相質同則草堂
紀綱送養脯四色受其一十二月朔晨起望拜家祠拜
母拜先師畢卽走字河右求過問樂河右訂以明午乃

閱樂錄不解者識以簽柴文學陞升來拜初二日訂書
解正誤草堂至以與河右有約乃坐草堂於寓倩觀所
訂正誤過河右齋問樂拜求教河右辭復設筵曰顏習
齋好言經濟恐於存養有缺存心養性之功不可廢也
先生曰顏先生省心之功甚密每日習恭數次所謂居
處恭也置日記以省心時下一圈心慊則圈白否則黑
與王法乾十日一會規過責善甚嚴殊亦與其末焉但
其存養欲內外並進非惺惺恁地之說耳河右曰子所
言者恐體用有一不全則世儒議其偏賢者不觀大學
乎大學以修身爲本修身則內而格致誠正外而修齊

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三

治平無一缺失先生曰謹受教適所言內外並進者正
此意也乃展樂錄問樂河右言九聲加二變一變宮清
爲十二律旋相爲宮以立調法而總以聲爲主定聲以
簫笛爲主又吹簫指授色譜復指隔八相生圖以聲不
以數言七調俱用七聲不俱用之法將秉燭乃拜謝教
辭出且拜別回寓對草堂飲酒草堂曰顏先生言理氣
爲一理氣亦似微分曰無分也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
道以其流行謂之道以其有條理謂之理非氣外別有
道理也二鼓乃寢晨起謂草堂曰周禮教士以六德六
行六藝而實統以禮孔子言智廉勇藝之才德而俱文

以禮樂求仁而視聽言動必以禮孝親以禮事君以禮
養德制行不出一禮也約我以禮齊民以禮明德親民
皆禮也周禮無所不包而但名周禮吾人修己治人之
學舍是何由卽極神聖亦不過從心所欲不踰矩動容
周旋中禮無復奇異而愚柔之人苟勉行之亦非不能
爲之事也草堂曰然姬潢來送別亭午各別去回拜陞
升河右走伴送所著禮樂經史諸書共二十七種乃返
桐鄉 學筵學歌 簽套文移來商者答之 觀秧歌
猶想見古人歌舞遺意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也

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早

